

現代戲劇叢書

關羽

張道藩 主編
趙清閣 編著



正中書局印行

現代文藝叢書總序

文學的定義，雖古今中外各有不同，簡而言之，要不外語言文字的藝術之總稱，釋名：

「文者，會集衆字以成辭義。」

孔子曰：

「言以足志，文以足言，言之無文，行而不遠。」

前者是說文乃組辭以達義，後者是說文字的功用在補充語言之不足，文學的效能任補助語言之所不及。我們曉得文學藝術是人類社會的產物，它的產生遠在人類發明文字之前。正如沈約所謂：

「雖虞夏以前，遺文不覩，稟氣懷靈，理或無異。然則歌詠所興，宜自生民始

也。」

我國古代政教不分，道德與學術合一，所爲文學，均爲有關治化之作，迨及周秦諸子始進而以文學爲宏揚學術之工具，便造成了歷史上文學鼎盛，文化發達的時代。迄魏晉之世，競尚詞藻，羣趨爲文學而文學，於是文風斯靡，文學的價值亦漸低落，嗣後唐代韓柳諸家雖倡言改革，無如科舉繼興，文藝一道，遂成末技，而民族文化也就日漸衰微了。

一般的說，語言文字，以及一切形象藝術，都是人生思想情感的表現，也是作者時代環境的反映。文學藝術的創造，因以時代爲轉移，而文藝形式所表的風格，內容所表現的意識，也就是作家對於時代的認識，和所努力的成就，又往往足以轉移時代。司馬遷云：

「昔西伯拘羑里，演周易，孔子居陳蔡作春秋，屈原放逐著離騷。」

周易、春秋、離騷，固皆爲文學上千古不滅之作；卽證之域外，如荷馬、但丁、莎士比亞、託爾斯泰之作品，又何獨不然。雖未必皆作於困窮之際，而其反映時代與影響時代，則一也。

近百年來，東西文化溝通，國人眩於西方文藝理論，以爲中國缺乏偉大文藝著作；或且力事模仿，以爲非如是不足以稱創作。影響所及，文藝領域乃愈形狹隘，文藝功能遂更見微薄。殊不知時代既異，地域又復不同，我國文學源遠流長，自有其偉大前途，正不必削足以適履。

所幸抗戰軍興，建國基礎日趨鞏固，三民主義文藝理論亦漸完成，文學藝術乃重被重視；非但文藝領域因以擴大，文藝價值亦因而提高。承接新的時代，應有新的文藝產生，象徵着新中國文化發達的前途，乃一定不易之理。深信全國作家皆當同具此感，均已抱定共同信念，正在埋首努力。

去年六月，正中書局以編輯現代文藝叢書及現代戲劇叢書事相託，思及當前文藝出版殊覺貧弱，因卽貿然允諾，復得各地作家暨王進珊同志之助，未及期年，各書已將印行。引玉之勞，雖不足以言功；然幸告厥成，事亦可喜。用綴數語，以誌所感。

張道藩 三十二年四月

自序

在下層社會裏，一般無知人們只崇拜着兩個了不起的英雄，即關羽和岳飛。對於前者更偏愛些，簡直是近乎迷信地。差不多家家都恭奉着關羽的畫像。關羽的廟宇也特別多。尤其在北方，除非關羽和岳飛的廟是合併的，那麼人們每逢給關羽焚香朝拜時，也順便給岳飛插上三柱。或則是成了一種習慣，而絕沒有敬奉關羽那樣來得虔誠。如果關羽的廟和岳飛的廟是分開的，則永遠關羽廟前常年是車水馬龍，岳飛廟前常年是冷冷清清。又如：人們沒有誰呼關羽的名字的，皆尊稱之謂關公。呼岳飛却都是統稱岳飛。

這種現象間或上層社會也有，不過沒有下層社會那麼普遍。

促成的原因，據我推測，不外乎兩種：

（一）社會迷信風尚 民衆教育水準低，頭腦簡單；著述「岳傳」的作者忽略了這一事實，把「岳傳」描寫得深奧、單調、乾燥，使民衆難於理解，不容易接受。而著述「三國演義」的作者就聰明的多了，技巧也好些。他能把握住下層社會的習俗，迎合民衆的心裏，將「三國演義」描寫得淺顯、曲折、生動，再加上些迷信的成分，比如關羽死後尚能常常顯聖，把所有殺害他的人全報復了。這使民衆信以爲真，因而既對於書的愛好、吸

收，勝過「岳傳」，又對於人的敬服感佩，勝過岳飛。「三國演義」與「關羽」不但緊緊抓住了民衆，而且深深影響了民衆。所以很自然地民衆都傾向關羽，偏愛關羽。

（二）民衆對於忠義這兩個字的概念不同 按「忠」字，古時謂爲君主赤心耿耿者曰忠，今日謂爲國家鞠躬盡瘁者曰「忠」。不論古時或今日，也不論君主或國家，民衆對於「忠」字的意義總是模糊不清，因爲君主在民衆的心目中，不過是一個位極人羣的偶像而已；同民衆的地位懸殊得幾千萬丈，不要說無從忠起，卽如有從忠起，君主眼裏只看士大夫階級，哪兒還見到平民階級？而且專制時代，君主擅政，常爲自私自利而壓榨民衆，使民衆敢怒不敢言，懷恨在心，所以對於君主，毫無好感。任你誰爲君主皆機械地敬奉着。反正平民終是平民，並沒有一定作那一個君主的平民的必要，也就是沒有一定忠於誰的必要。由於這種觀念的流傳，民衆對於國家的盡忠觀念也就非常淡薄。「忠」字和民衆的關係既是這樣隔閡，則難怪「精忠報國」的岳飛和民衆的感情恁般淡薄了。雖然也不乏敬奉岳飛的人，但談起來，還是以其孝母可感。因爲民衆對於「孝」字特別熟稔而注重。所以民衆予岳飛的評價，便以孝爲主，忠爲副。按「義」字，古今皆謂爲人與人之間，禮、賢、德、操者曰「義」。所謂「人與人」，卽彼與此，亦卽民衆與民衆；本乎俠腸古道而待人處世，沒有什麼階級和條件的限制，使民衆之間易於建立友情，而直接促成人類的福利。於是民衆本能地對「義」字具有強烈的信念，與「桃園結義」的關羽也因之自然而

地發生一種熱切的感情。卽令三歲小兒，亦莫不欲仿效劉關張之「雖非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」的盟約。可想而知其影響之大！其實關羽又何止於「義」呢？但民衆根本就沒有注意到他「忠」的一面。所以假如關羽與岳飛都僅是「忠」，忠以外無其它美德的話，那麼我相信也不會被民衆傳統地崇拜下來的。像戚繼光、史可法，不也是忠於君主，忠於國家的民族英雄嗎？爲什麼却不見他們的廟宇呢？總之還是民衆的教育水準低，頭腦簡單，對於忠義二字沒有理解其真正意義的能力，所以只憑一種淺見，而遠「忠」近「義」，薄於岳飛而厚於關羽。

以上情形，固然不甚合理，可是在上層社會裏一般有知人們，却又有「厚」於岳飛，「薄」於關羽的現象。比如：無論是口頭上，文字中，都極端頌揚着岳飛的偉大，而忽略關羽的存在。無知人們抹殺了關羽的「忠」，有知人們也抹煞了關羽的「忠」；不忠，當然稱不上民族英雄，於是關羽便被大家不約而同地擠出於「民族英雄」之列！這，又何嘗合理呢？或則有人謂：岳飛之成爲民族英雄者，因爲他曾抗金兵禦外侮。然則凡保衛國家，不使國家受侵害者皆曰：「民族英雄」。苟民族英雄之定義卽如此，那麼，試閱「後漢書」和「三國誌」以及「三國演義」；漢末，中平年間，黃巾作亂，關羽因不忍目睹，國難方殷，遂應募入伍，大破黃巾而建首功。其後三國分立，關羽爲謀統一天下，扶漢安邦，曾與奸臣賊黨血戰數十年，立下無數功勞；雖孫權曹操等叛亂朝綱，篡位攬政，爲

內患，而非「外侮」，然其侵害國家實甚於「外侮」。關羽這樣盡忠報國，難道還不足以稱爲民族英雄嗎？

基於這點不平之感，於讀過先後出版的谷劍塵、顧一樵、田漢等的「岳飛」劇本以後，遂引起本劇創作的動機。一則擬使無知和有知人們對於關羽的真正偉大處——即「忠」的方面加以新的認識，新的估價。二則擬消除有知人們——尤其文化界——對於岳飛偏愛的現象，而從此承認民族英雄中有關羽的存在。

自執筆到脫稿，整整費了三個月的時間，蓋歷史劇本來較普通劇難寫，而尤其本劇，材料既少——「後漢書」只寥寥幾筆，「三國誌」亦不詳盡，「三國演義」又多歪曲，結果盡力選擇剪裁構成了這樣一個仍欠完善的劇作。爲了材料乾燥，遂根據戲劇原理，在有些地方加以強調，使其不至於失之鬆懈、平鋪，而能緊湊，曲折地發展下去。

同時，因須適合歷史性質，故將對話稍爲文言，以求調和。但念來還是容易聽取，蓋觀衆對於這裏的故事都很熟悉，並不難接受，故關於此點，演出者大可不必顧慮。

本劇主旨，在於激發愛國思想，抗戰情緒。意義方面，除去宣傳以外，更富有社會教育的作用。前面說過，民衆的教育水準低，頭腦簡單，因此對於「忠」字的概念太淡漠，必須用教育的方法，把「忠」底思想灌進民衆腦裏，也就是把愛國的思想，激發起來。利用關羽在民衆心中所占的固有地位，予以新的啓示。放大民衆信仰的聚點，把民衆引到

「忠」的路上來。所以，本劇寫來既要顧及到它能實用於舞台上，又須顧及到它能實用於講堂裏。也就是欲使其可以作戲劇演出，也可以作讀物閱覽，並可以作課本講授。

清閣三十年仲秋前夕於北碚

時間：

第一幕——後漢建安五年

第二幕——後漢建安十九年

第三幕——後漢建安二十四年（時魏、吳、蜀、已鼎立）

第四幕——第三幕數月後

地點：

第一幕——許都（今河南許昌縣）

第二幕——荊州江東陸口（今湖北嘉魚縣西南）

第三幕——襄陽（今襄陽縣）

第四幕——麥城（今當陽縣東南）

人物：

關羽

關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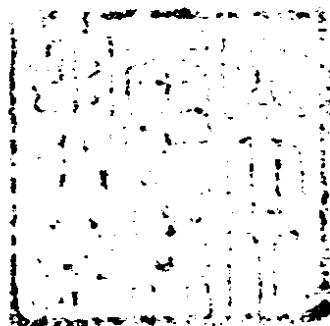
周倉

張遼

陳震

關

羽



魯 孫 呂 甘 諸 廖 馬 華 趙 費 王 甘 糜 老 軍 吳
肅 權 蒙 寧 瑾 化 良 陀 累 詩 甫 夫 人 軍 兵

羽

二

第一幕

時間 後漢建安五年

地點 許都（今河南許昌縣）

人物 關羽——三十九歲。爲人忠、勇、仁、義，四字俱全。熟讀兵書，滿懷韜略；武

藝高強，乃三國時代首屈一指，衆莫能敵之英雄。與劉備張飛等桃園結義，誓共生死。黃巾作亂，破賊有功。後以奸臣專政，遂立志扶漢除奸。其愛國之熱忱，實有過於宋朝之岳飛而無不及。面貌莊嚴，鬚眉美鬚；體格魁偉，一望則令人肅然起敬。獻帝封爲漢壽亭侯。

陳震——四十多歲，袁紹部下之謀士。

張遼——四十多歲，曹操部下之大將。

甘夫人——三十歲，劉備妻。

糜夫人——三十七歲，劉備妻。

老軍——五十多歲，關羽部下之隨從。

佈景 關羽居住室。布置古老華麗。舞台正面左側斜掛大幅帳幔。右側稍向外置一屏風，

帳幔與屏風交叉處供人出入。舞台左上端斜置兵器架，上面特別懸有一柄青龍偃月刀，耀人眼目；下端置茶几及椅。壁上有匾，橫書「忠勇仁義」四字，款為「詔賜漢壽亭侯關羽」。舞台右上端置太師椅，椅前置長方書案，書案之右首為圓窗。左首有瓷鼓一隻。窗外為通院落甬道，芭蕉投進窗來，蔥綠可愛。書案外首即通院落之門，有竹蔭掩護。書案與門之間置一二箱籠，均固封。

開幕

燭光暗淡，夜色沉沉。徐風吹動芭蕉，壁影搖曳。關羽坐於太師椅上，托鬚閱書；時而長吁，時而短嘆，神情不寧之狀，溢於外表。

老軍（先於屏風後伸出腦袋探望，然後躡手躡腳走出，恭立而顫聲道）稟將軍，有一位陳先生求見。

關羽（端坐不動，目不離書，只懶懶地道）叫他明天再來。

老軍（他一定要今天晚上見將軍。）

關羽（不耐煩地）難道你不知道三更半夜我是不會客的嗎？

老軍（面現為難之色，猶豫少頃道）可……可是，他說是將軍的老朋友，有要緊的事非見將軍不可。

關羽（遲疑地放下書，轉向老軍道）是不是曹丞相府裏的人？

老軍（不是。他說是從河北來的。）

關羽（想了想）好吧！你去請他進來。
老軍是。（走向帳幔外）

（陳震隨老軍上，關羽忙起身迎迓，但相見之下，並不認識，驚訝之至。）

關羽先生是誰？關某並不認識呀！

陳震（目視老軍後向關羽道）請將軍屏退左右。

關羽唔！（奇異地向老軍道）退下。

老軍是。（唯唯而下，面示詫異之色。）

關羽（讓陳震坐於盜鼓。自己坐歸原位太師椅上。）請問先生尊姓大名？

陳震鄙人陳震，在袁紹將軍的部下供職。

關羽失禮！失禮！關某久仰先生，可惜一直沒有見過面，今天識荆，真是三生有幸！

（言時極恭敬而有禮貌。）

陳震（謙虛地）哪裏！哪裏！

關羽先生無事不來，到此想必有所見教？

陳震（機警地從懷中取出書信）這是令兄劉皇叔託我帶給將軍的一封信。（說着將信遞給關羽）

關羽（拆開書信，閱覽之後，神色突變，遂不禁伏案而泣）……

陳震

將軍爲何這樣傷心？

關羽

（抬起頭來悲聲地道）家兄罵關某背盟負義，希圖功名富貴，其實關某無一時不在記念家兄，無一時不在計謀出走。這種冤屈，怎能叫人不傷心？（言下仍不勝唏噓。）

陳震

既然將軍沒有忘懷令兄，那麼，何如不去相從呢？

關羽

徐州失散之後，關某到處尋找，無奈得不到他的下落，也是枉然。

陳震

既然將軍不是希圖功名富貴，那麼，爲什麼投降奸臣曹操？

關羽

（慨然長嘆道）唉，當初關某被困於下邳的時候，本來打算斷首捐軀，爲國盡忠的。可是繼而一想，身邊還有兩位嫂嫂，關某死不足惜，撇下兩位嫂嫂無人照應，於心實在難安的很。萬不得已才忍辱偷生。關某雖一介武夫，尙知禮、義、廉、恥。當初與家兄立誓同盟，匡扶漢室，而今曹操欺君罔上，關某豈甘附逆爲奸，背棄盟約，陷入不忠不義？（言下不勝憤慨）所以，關某在到許都之前，曾和曹操講定了三個條件，滿以爲曹操不會答應，誰知竟然允諾下來了。

陳震

（急問）哪三個條件？

關羽

第一：關某是漢臣，只能受漢帝支配，而不能服從曹操。

陳震

（冷笑道）此所謂掩耳盜鈴。

關羽 第二：將家兄的薪俸，照數發給兩位嫂嫂，作爲贍養之費。同時，嫂嫂的居宅，不許閒人隨便出入。

陳震 曹操的金銀滿庫，哪在乎令兄的區區一點薪俸！況且又是國家的財帛，更不許他不給。至於嚴禁居宅，這是私人的家法，曹操沒有權利過問。

關羽 （頗感窘迫）第三：一旦關某知道了家兄的下落，雖千山萬水，也要前往尋訪，以期聚會。

陳震 曹操奸詐，一面儘管假意應諾將軍，一面則極盡優厚之待遇，用以軟化將軍，使將軍自然而然地不得不被感動而順服他。

關羽 （正色厲顏道）關某血性男兒，豈能爲利誘所搖撼嗎？關某自來許都，一不受其財，二不承其封；光明磊落，天地共鑑。

陳震 這樣說來，將軍只是客居許都，並不爲曹操所用？

關羽 是的。

陳震 （不禁冷笑）嘻嘻……

關羽 （詫異地）先生爲何發笑？

陳震 鄙人笑將軍已經爲曹操所用，自己還在鼓中。

關羽

先生由什麼地方證明？

陳震

袁紹與令兄爲安邦起見，立志破曹除奸，所以遣將調兵，前來攻打河南；眼看就要一鼓而下，誰想將軍竟然助紂爲虐，先在白馬之役斬顏良，又在延津之役殺文醜；我軍連折二將，於是大敗。這，難道不是將軍爲曹操所用嗎？（言下有不勝怨尤之慨）

關羽

說起這個，關某固然應當向袁將軍道歉，不過因爲從前袁將軍也常爲爭權奪利而戰，所以關某對於此次之出兵，仍舊誤會已往的動機；同時，環境所逼，關某也是處於不得已的情形之下。直到不久以前，由於汝州和鞏都之役，關某知道了家兄現在河北的消息，才明白袁將軍乃是爲除奸安邦而戰，關某錯打了好人。因此心中非常地懊悔，於是決定在最近期間設法離開許都，協助家兄與袁將軍共同破曹，以謝關某鹵莽之罪。

陳震

（面現喜色）如此足見將軍忠義雙全。不過曹操詭計多端，只怕將軍難以脫身。

關羽

關某有言在先，諒他不能不放。

陳震

以鄙人看來，曹操之得將軍，如魚得水，而絕不會輕易放手的。將軍明走，恐怕是萬難走脫。

關羽

（堅決地）明走不成，關某就暗行。

陳震

悄悄地逃走，恐怕要算上策了。請將軍好自爲之。鄙人現在就告辭回去，免得令

兄掛念。（說罷站起）

關羽 那麼，拜託先生致意家兄，就說關某和兩位嫂嫂，不久就可以去到河北相聚，一切請他放心好了。（離坐恭送）

陳震 好好。請將軍留步！

（關羽謙讓，直送陳震出去。未幾老軍領甘糜二夫人自右門上。）

老軍 （指外面道）咯，剛才將軍送出去的那位客人，就是從河北來的。

甘夫人 唔，你還聽見他們講些什麼嗎？

老軍 沒有啦。（思索一會後）呵，倒是聽見我們將軍送客人出去的時候，好像說是什

麼「不久就可以去到河北相聚」的話來着。

糜夫人 （欣喜地）謝天謝地，他已經有了下落。

甘夫人 只是二弟既然早就知道了，爲什麼不告訴我們呢？害得我們日夜地着急。（坐於茶几上首椅上。）

糜夫人 等一會二弟來了，我們還是裝作不知道，看他講不講。（說罷坐茶几下首椅上。）

（這時腳步聲響。）

老軍 一定是將軍來了。

甘夫人 那麼，你出去吧。

老 軍 是。（急向右門走出）

（關羽上，瞥見甘糜二夫人甚驚異。）

關 羽 （躬身行禮）嫂嫂怎麼這樣晚還出來？

甘夫人 因為有點事要和二弟談談，白天恐怕二弟太忙，所以現在出來。（言下顯得嚴肅而不快意。）

糜夫人 二弟剛才到什麼地方去啦？

關 羽 （就坐於盜鼓上）沒有到什麼地方。剛才是送一位客人出去。

甘夫人 客人誰？

關 羽 是曹丞相帳下的一位幕友。（極不自然。）

（甘夫人以目視糜夫人，糜夫人冷笑。）

糜夫人 二弟這幾天可曾打聽出你大哥的下落？

關 羽 依然杳無消息。

甘夫人 （正顏厲色道）這話是當真的嗎？

關 羽 不敢欺瞞嫂嫂。（言下益顯不自然。）

甘夫人 （冷笑地）嘻嘻，明明二弟現在就是撒謊，還說沒有欺瞞我們。二弟這般行事倒

是爲着什麼？難道竟然忘舊了嗎？

關羽

（驚惶莫措，急忙趨向茶几前跪倒道）噯呀，嫂嫂屈煞小弟了！適才大哥寫來書信罵小弟負義，如今嫂嫂又罵小弟忘舊；小弟非草木，怎能這樣無情！只是恐怕洩漏消息，讓曹操知道了，我們難以離開許都，所以才沒有告訴嫂嫂的。

甘夫人

（連忙扶關羽起來，轉嗔爲喜道）這樣說來，是我們錯怪了二弟啦。

關羽

（坐歸盜鼓原位）嫂嫂今天不問小弟，小弟也打算明天就告訴嫂嫂了。因爲無論如何，我們這兩日內必須趕往河北去，一則恐怕夜長夢多，二則恐怕大哥在那兒記掛。

糜夫人

（喜形於色地）二弟的意思，是想暗地裏逃走嗎？

關羽

是的。因爲向曹操說明，他是不會放行的。

糜夫人

當初二弟不是同曹操講定的，一旦有了你大哥的下落，就可以前去相從的嗎？

關羽

雖然如此，但曹操絕不會守信的。所以，請嫂嫂就把行李收拾起來，好準備隨時不辭而行。不過，千萬留神，不要走漏了消息。

甘夫人

這個我們知道，二弟放心好了。（說罷站起向糜夫人道）我們走吧，二弟也該休息了。

糜夫人

是的。（說着站起隨甘夫人向右門走）（關羽恭送甘糜二夫人去後，轉身則見張

遼自帳幔後上。）

張遼 雲長還沒有休息嗎？（說着已走進室內）

關羽 沒有。（讓張遼坐於茶几下首椅上，自己則坐於盜鼓上）老兄這麼晚來，有何見教？

張遼 小弟特來與閣下道喜的。

關羽 （冷冷地）關某在此，猶如樊籠之獸，上不能報恩，下不能盡友責；終天困居斗室，徒作楚囚之嘆！憂還來不及呢，何喜之有？

張遼 日前閣下在汝南陣上，得到劉皇叔的下落，難道這還不足一喜麼？

關羽 （乍聞一驚，但旋即恢復鎮靜，佯裝極不經意地道）下落雖然有了，可是不能即刻相見，也是枉然。所以這只算一件恨事，實在沒有什麼可喜的。

張遼 （似有所領悟，稍停滯後道）請問閣下：你我的交情怎麼樣？

關羽 （隨口應答）交情好厚。

張遼 較閣下與劉皇叔之交情如何？

關羽 自然不能同日而語。

張遼 爲什麼？

關羽 因爲關某和老兄不過是朋友之誼，而關某與劉皇叔却是由朋友之誼進爲手足之

情，所以相較之下實在差得太遠了。

張遼 如果拿曹丞相和劉皇叔比呢？

關羽 （極盡諷刺地）比富貴嗎？當然是曹丞相位極人羣，遠在一個流離失所的劉皇叔之上；比手下的官兵嗎？當然又是曹丞相擁有百萬貔貅，而劉皇叔不過千餘殘卒；兩下懸殊，真有天淵之別。

張遼 呃，閣下完全誤會，小弟所說的「比」，是比交情的厚薄呀！

關羽 （不禁失聲而笑）哈哈，老兄倒會尋開心。（說罷移坐於太師移上）

張遼 （逼近坐於盜鼓上）怎見得？

關羽 請想一想，關某不過是曹丞相帳下的一個任其驅使，爲其奴隸的俘虜罷了，哪能談得上「交情」二字？老兄還不是尋開心是什麼？

張遼 閣下這樣講，就未免太辜負了曹丞相的好意。曹丞相以上賓待閣下，這些天以來，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；又選美女十名，侍候閣下；見閣下所穿戰袍破舊，立刻製送新的；金銀財帛，供應不暇；又奏請朝廷封賜侯爵，鑄印相贈；像這種的恩情，以小弟看來，只有過於劉皇叔之待閣下，而無不及。請閣下再仔細地較量較量。

關羽 丞相待關某之恩情雖厚，是爲了有所利用；而關某斬顏良，誅文醜，解脫他在白

馬之圍，自信足夠報答的了。然劉皇叔待關某恩厚，却是爲了義氣相投，所以，假如劉皇叔叫關某赴湯蹈火，關某即令粉身碎骨，也必在所不辭。請問老兄，像這般：丞相之與關某的情形，和劉皇叔之與關某的情形，怎能相併而論呢？

張遼

（頗爲不滿地道）閣下如此忠於劉皇叔，曹丞相恐怕是難能留得閣下了。

關羽

誠然。關某身雖在此，而心實在劉皇叔那裏。

張遼

假如有一天劉皇叔去世啦，閣下又將怎樣呢？

關羽

（毫不加思索地毅然道）情願追隨於地下。

張遼

這麼說，閣下是非去從他不可了？（言下不勝悵然之慨）

關羽

去心已決，還望老兄多多幫忙。

張遼

閣下去不去，小弟本來沒有權利干預，不過俗話談「一失足成千古恨」，走錯了路，就後悔來不及啦。叨在知交，才敢進勸告：試想那袁紹乃是大大的叛臣，劉皇叔不惜以當朝的皇叔身分，投効於叛臣部下；而閣下又不惜以漢壽亭侯之尊，前去同流合污；上，既對不起國家，下，也對不起自己。閣下明達，怎麼只知盡義，而忽略了盡忠？（言下極端激動而興奮）

關羽

（冷笑而譏諷地辯道）可是，袁紹之叛，是叛奸臣，並非叛國家，奸臣專政，只知爭權奪利，營私舞弊，而不知爲人民謀幸福；所以，豈但袁紹該叛，就是關某

與老兄也該叛。況且劉皇叔乃漢室後裔，負有安邦除奸的責任，爲了限於力量薄弱，孤掌難鳴，才往河北拉攏袁紹，共謀大業。關某一則本兄弟之義，必須前去協助，二則盡臣子之職，也理當秉忠效勞的。

張遼（顯示不安與不快地）閣下所說的奸臣，難道是指丞相而言嗎？

關羽（有意無意地）朝內奸臣，何止丞相一人？

張遼可是，閣下似乎已經肯定丞相是奸臣啦？

關羽這又何止關某一一人作如是想？

張遼（益感不安）根據什麼？

關羽（毫不加思索地）上欺朝廷，下壓羣僚；既不能容人，又不能納賢；忽而打東邊，忽而攻西邊，害得國家受災難，人民遭塗炭，這一切，難道還不足以證明丞相的陰險殘暴，自私自利，善嫉多奸嗎？

張遼（不服而氣惱地）閣下只講丞相的罪惡，而忽略了丞相的功勞，可見得並非公平之論，顯然是成見太深。

關羽丞相有什麼功勞？

張遼從前董卓在朝，弑君篡位，穢亂宮禁，如果不是丞相大會諸侯，興師討伐，漢室何以得保？（言下大有得意之勢）

關羽（撫鬚微笑，語極沈重地）丞相既知董卓之弑君篡位爲不法，何以許田射鹿，起同樣的心意？

張遼（窘極不能答，起立走向右門處觀望。）……

關羽（暗暗領首發笑，見張遼窘極，遂亦起立，趨於張遼背後，以右手拍其肩道）大丈夫應當擇主而適！老兄英雄蓋世，關某謹以至誠奉勸，早早脫離奸臣，與關某攜手盡忠報國，也好落得個千古名標。

張遼（無限感慨地嘆道）唉，原先小弟勸閣下不要離開許都，而今閣下卻又來勸小弟棄丞相而去。實際上，閣下既不能許小弟之請，小弟恐也難遵閣下之命。所以，彼此只有各自走各自的路；今後在私情上，我們還是好友，在公事上就難免是敵對了。（言下不勝悵惘，微浮苦笑）

關羽（也不免有所感傷）自然，人人皆有其立身之道。關某固不應勉強老兄，而老兄也不能勉強關某。不過，當初下邳訂立的條件，是由老兄作的傳達，蒙丞相一一應允，關某才敢來到許都；現在劉皇叔既然有了下落，關某理當前去相從，所以仍舊拜託老兄，代向丞相致意，請他履行約言，允許關某告辭，感激不盡。

張遼 丞相若是不肯答應呢？

關羽 堂堂丞相，豈能失信嗎？

張遼 好吧，小弟明天就去告訴丞相。同時閣下再親自去面求丞相，比較禮貌些。（說着向外行）

關羽 只是關某今天曾到相府拜望數次，門首都掛着迴避牌；想必是丞相已經知道關某的去意，故而拒絕不見。

張遼 （含含糊糊地道）這：這個很難說。

關羽 總而言之，請老兄從旁特別關說才好。

（張遼向帳幔後下。關羽送出，未幾，復上，老軍隨上。）

關羽 （沉思少頃，緊張而堅定地）去請兩位夫人來。

老軍 是。（向右門下）

（關羽開啓右首所置箱籠，檢閱後又鎖好，伏案寫封條二紙貼於箱蓋。這時甘糜二夫人及老軍上。）

甘夫人 （睹狀顯示驚異之色）二弟這時候還叫我們來，發生了什麼事嗎？

關羽 剛才張遼來過，他勸小弟歸順曹操，不要離開許都。

糜夫人 （大驚，急追問道）那麼，二弟答應了他嗎？

關羽 （笑道）不但沒有答應，而且在張遼面前還把曹操羞罵了一頓，窘得張遼啞口無言。最後，小弟又假意託張遼向曹操代達去意，好使他不至於懷疑我等有逃走之

心。（言下不勝欣然。）

甘夫人 那麼我們打算什麼時候走呢？

關羽 當然趁其不備，今夜就要動身。請嫂嫂趕快把行李搬到後門。還有，將那美女十名關在一間房子裏，告訴她們明天就有人來開放她們。

甘夫人 知道了。（欲下）

關羽 請嫂嫂就在後門等小弟。

糜夫人 二弟快來呀。（說着疾步隨甘夫人下）

關羽 （向老軍道）去叫下面準備車輛馬匹在後門伺候。

老軍 是。（疾向帳幔後下）

（關羽將書案上之大方印包好，懸於左壁上。然後伏案寫信一封，適老軍上。）
老軍 車輛馬匹已經齊備。

關羽 （將書信交老軍）這封信等到明天下午送往相府。（指箱籠）箱籠裏的金銀財帛，絲毫未動，原物在此。（又指鑄印）那裏掛的是漢壽亭侯的印。還有美女十名，關在後面房子內，請曹丞相派人前來一一點收。

（說罷向兵器架取下青龍偃月刀。）

老軍 （拿着信躊躇不安地）可是，將軍走後，小人怎麼辦呢？

關羽 如果仍舊願意跟隨我，可以直接到河北袁紹將軍那裏相從。

老軍 （欣喜地）小人跟隨將軍多年，雖老死，也不願離開將軍。

關羽 好好好，後會有期。（說着拍拍老軍肩，執刀向右門下）

老軍 （佇立右首門前躬身行禮，然後轉身嘆道）真正是仁義道德的大丈夫！

——幕下——

第二幕

時間：後漢建安十九年

地點：荊州江東陞口（今湖北嘉魚縣西南）

人物：關羽——五十三歲，鬚髯已呈灰色。

周倉——三十多歲，勇猛善戰。性極粗魯，然頗具忠心義膽，生得體壯面黑，爲關羽義子。

魯肅——四十歲，孫權部下謀士。

呂蒙——四十歲，孫權部下大將。

甘寧——四十多歲，孫權部下大將。

吳兵——數人。

佈景：陸口寨外。舞台左側稍向外凸出，爲一古老之茅亭。亭門斜對右外面，有石級可上。亭上橫匾書「臨江亭」三字。亭內置桌椅等用具。舞台右裏側斜角處爲江口。岸上（即右側）散植樹草，有三兩石塊。

開幕：魯肅正忙着指導三五吳兵在亭內佈置酒宴。亭前石級下兩邊分立吳兵爲崗衛，威嚴可畏。呂蒙與甘寧自亭後上，先向江口眺望，然後走向亭前。

呂蒙 魯大夫的酒席預備好了嗎？

魯肅 已經預備好了。兩位將軍的埋伏也佈置妥當了嗎？（說時走向亭外下石級。）

呂蒙 都佈置妥當啦。魯大夫不妨來參觀參觀。

魯肅 正想領教。

（呂蒙甘寧領魯肅自亭外入，未幾又從亭後出。）

呂蒙 （指亭後得意地）環繞臨江亭的背後，埋伏了五百刀斧手。（又指右邊道）這邊

沿岸又埋伏了五百精兵。一者對付關羽本人，一者對付他的隨從。魯大夫覺得安排的怎麼樣？

魯肅 安排的倒挺周密。不過，關羽有萬夫不當之勇，只怕臨時難以下手。（言下撫鬚作憂慮之狀。）

甘寧 （不服地）魯大夫未免太小覷自己，看重他人了。

魯肅 甘將軍哪裏知道，關羽英雄蓋世，實在非比尋常。想當年破黃巾，戰呂布，威鎮乾坤；百萬軍前殺文醜，誅顏良，宛如探囊取物；過五關斬六將，神鬼畏懼；區區你我，豈是他的敵手？所以，此番用計，還得審慎而行，也不能把事情看的太容易。

呂蒙 （逞強而冷笑地）哈哈哈哈哈，魯大夫當他是三頭六臂？

魯肅 雖非三頭六臂，却也有驚人的武藝。

呂蒙 單只武藝，倒要和他較量較量。若是那詭計多端的諸葛亮麼，俺或則還怕他三分。

甘寧 關羽不過一介武夫，實在不足爲懼。魯大夫真太過慮了。

魯肅 兩位將軍先別誇口，關羽並不是有勇無謀的人，昔日設計賺徐州，智殺車胄；天下英雄，誰不欽佩？誰不寒膽？

甘寧 這樣說來，硬的不行我們就來軟的。

魯肅 怎麼軟法？

甘寧 採取利誘手段。我們可以告訴他，只要他歸還荊州，甚而投降東吳，則我主必有重賞，而且重用。

魯肅 哈……當年曹操在許都百般優待他，而他却掛印封金，毫不受惠而去。將軍以爲關羽豈是利誘可動的人嗎？

呂蒙（有些氣惱地）魯大夫今天何以專長關羽的威風，減俺呂蒙的勇氣？

甘寧 關羽今天不來則已，若來，就休想逃出這臨——江——亭——。

魯肅（向江邊眺望）江上有一隻航船向這裏駛來，船頭上坐着一個紅臉大漢，恐怕就是關羽到了。

呂蒙 後面還有船隻嗎？（說着也站到石級上遠眺）

魯肅 沒有。

甘寧 由此看來，他就算不得有智謀的了。

魯肅 怎見得呢？

甘寧 若是有智謀的人，即使想不到咱們設的是「鴻門宴」，至少也該防備防備呀！

呂蒙 竟然敢來單刀赴會，未免狂妄、逞強！（言下不勝得意）

魯肅 （也喜顏悅色地）謝天謝地！他今天讓鬼迷住了心竅。（說罷一味地注視江口）

甘寧 （指魯肅低聲向呂蒙道）你瞧，魯大夫還在替他吹，說什麼是「鬼迷住了心竅」。

呂蒙 （冷諷熱諷地道）關羽不知道用什麼法子把魯大夫給吓虎住了。

魯肅 （似有所聞，忙制止地）嗤！船已經快靠岸了。

呂蒙 （機警地走向亭後高聲道）注意俺的號令，你們就殺將出來。（說罷也走向江邊）

（這時關羽很悠閒地登岸。周倉執「關」字大旗隨後登岸，復將旗插於岸頭。關羽則以偃月刀交周倉。然後走向迎接的魯肅、甘寧、呂蒙等面前。）

魯肅 （笑容可掬地道）關將軍一路辛苦了。

關羽 （謙遜而泰然地）沿途觀望江景，倒也悠閒自在，只是有勞大夫久候啦。

魯 肅 哪裏！哪裏！能得將軍賞光，已經榮幸的很。今天鄙人也是假風景之好，特意在這臨江亭上略備薄酒，與將軍暢飲幾杯，敝敝離情。（說着一面走着，早到亭前。）

關 羽 （略爲注意觀望左右後，謙遜道）到此就要叨擾，實在不安的很。

魯 肅 關將軍太客氣了。（指臨江亭）請到亭上坐。

（關羽登級上亭，魯肅等隨後。分賓主而坐。周倉一直待立關羽背後。）

魯 肅 （注視周倉頗有懼怯之色。）關將軍身後何人？

關 羽 關某的義子，周倉。

魯 肅 何不請來入席？（言次起立讓坐與周倉）

關 羽 豎子哪有坐位。（回顧周倉道）倉兒，下面站着。

周 倉 是。（會意地移步立於亭外門首）

關 羽 （目睹呂蒙甘寧二人向魯肅道）沒有請教這兩位將軍高姓大名？

魯 肅 原來關將軍並不認識。鄙人忘記介紹啦，抱歉的很。（指呂蒙）這位是呂蒙將軍。

（指甘寧）這位是甘寧將軍。兩位的水陸戰術，俱都兼長，今天特意邀來奉陪將

軍，你們也好談些兵法武藝之事。（言次舉杯）來來來，大家乾此一杯。

（衆皆暢飲乾杯。）

呂蒙（與關羽把盞後自斟）久仰將軍的英名，只恨無緣得見，今天相會在這臨江亭

上，何其榮幸？理當敬酒三杯，表示敬意。（舉杯先飲）

關羽關某實在不敢當。（連飲三杯）

甘寧（起立斟酒）請關將軍再乾三杯。

關羽不不，關某的酒量有限，已經不能再飲了。（言次被甘寧強勸飲下）

魯肅鄙人素仰將軍的海量過人，今天必須盡興而飲。（說罷也斟酒一杯獻與關羽）

關羽盛情難却，關某其實是飲不得了。（言次一飲而盡）

呂蒙（把盞譏諷地）大丈夫豈有懼酒之理？（故意又連飲三杯）

關羽（明知相激，佯不在乎地）大丈夫只要不懼戰，懼酒，大概不算是怯懦吧？

呂蒙戰，尚有一死之慮，「死」既不足惜；而酒飲多了不過一醉，醉又何足怕呢？

甘寧「懼酒雖不算怯懦」，而自古豪飲者皆英雄；以將軍之威鎮華夏，千觥之量在所

當然，何必推推辭辭？

關羽（不得已而飲）今天，諸位都是英雄，惟有關某樽前示弱，實在羞愧的很！羞愧的很！

魯肅（於每人杯中斟酒，然後舉杯起立道）將軍太謙虛了。現在鄙人與諸位將軍同飲一杯。

（衆人起立飲畢，坐歸原位。）

魯 肅 請問將軍，近來令兄劉皇叔還在西蜀嗎？

關 羽 還在西蜀。

魯 肅 鄙人趁着今天在這酒宴席上，想同將軍商量一件事，不知道將軍能否賞光，給鄙人個圓滿的答復？

關 羽 魯大夫有何見教，請講出來，關某洗耳恭聽。

魯 肅 （滿面推笑，語極和平地）將軍還記得從前鄙人爲令兄，向我主保借荊州的事嗎？

關 羽 當然記得。對於魯大夫的幫忙，不但家兄感激，就是關某，也非常地銘謝。

魯 肅 朋友之交，理當互助，言謝倒不必；只是當時鄙人曾和令兄約定，等他一旦取了西蜀，就把荊州歸還我主。現在，西蜀既得，而荊州却不見歸還；於是我主派諸葛瑾先生去向令兄商洽，承他允許先以長沙、零陵、桂陽等三郡交割；我主隨即遣人前往接收，誰知將軍又不肯放手，害得鄙人備受我主的責難，萬不得已，所以，再面求將軍，念在從前令兄兵敗的時候，鄙人總算竭盡棉薄，解救過他的危困，如今幫幫鄙人的忙，讓鄙人有以回命才好。

關 羽 （毫不爲所動地）魯大夫先前說過今天乃是朋友間敘敘私情的宴會，軍國大事，還是留待以後再談吧！

魯肅 並非鄙人有意掃興，實在是出於無奈。因為目前我主僅居江東之地，不足以屯軍

養馬；而令兄現在西蜀，地廣物博，也無須乎區區荊州，將軍仁義大量，還望行個方便，早早交割，鄙人則感德非常。（言下不勝期待之殷。）

關羽 然而，家兄於東吳有功，你主也理當「以區區荊州」為酬，況且荊州並非你主所有。

魯肅 請問令兄於東吳何功之有？

關羽 火攻赤壁，若不是家兄請諸葛亮先生替你們周都督獻計借東風，豈能輕易望勝？同時，烏林之役，家兄又着趙子龍將軍親冒矢石，戮力殺敵，才得以大破曹兵。這一切，難道還不算家兄的功勞嗎？

魯肅 不然。赤壁之戰，乃是為令兄而戰。因為我主憐憫令兄在長板坡大敗之後，困住江夏，計窮力竭，走頭無路，加之曹操親領大軍十萬圍攻，我主不忍坐見令兄垂亡，才興舉義師助戰。耗費錢糧軍馬，不計其數，雖令兄也曾效勞疆場，但他乃是為自己而效勞。我主這種恩情，令兄不圖報答就能了，還趁東吳大勝之下，投機竊取東吳血肉換來的荊州，據為私有，像這種霸而無義的行爲，豈不怕被天下人恥笑嗎？所以，鄙人說令兄於東吳不惟無功而且有過。

關羽 據關某看來，被恥笑者應該是東吳，而非家兄。

魯 肅 爲什麼？

關 羽 想大漢自從高祖皇帝斬蛇起義以來，歷盡千辛萬苦，才得開基立國，傳至如今。不想獻帝登基之後，奸雄紛起，各據一方，爭權奪利，擾害黎民；家兄爲劉氏後裔，奉有詔命討伐賊黨，統一天下，匡扶漢朝江山，因爲相信孫將軍爲忠貞之士，所以聯絡東吳，協同破曹；哪曉得他居心不正，目的在欲侵占荊州。殊不知這荊州是大漢的土地，又是屬於家兄的同族哥哥劉表管轄，家兄既有其保衛的責任；劉表新亡，他的兒子年幼，家兄當然有代爲鎮守的義務。孫將軍現已據有東吳六郡八十一州，爲什麼還貪心不足？難道他也要謀反叛國嗎？（言下顯示怒容）

魯 肅 （見關羽有噴色，窘不能答，遂轉笑道）怎能如此，不過令兄先前已經承認荊州爲我主所有的，他只是暫且借住。

關 羽 家兄當時在孫將軍威脅之下，也只好這樣承認。

魯 肅 既然承認，就該遵守信用。

關 羽 關某剛才說過，家兄不能不順情順理而爲之，否則上既無以對國家，下也無以對劉表。

魯 肅 可是鄙人從中爲難實在吃罪不起，還望將軍方便方便。

關 羽 這是家兄的事，關某不能作主。

魯 肅 其實將軍和令兄情同骨肉，無分彼此，將軍如肯通融，令兄是不會不答應的。

關 羽 然而，關某和家兄立誓共扶漢朝江山，絕不能從關某的手裏，失去漢朝一塊土地。所以，請魯大夫不必多言，轉達孫將軍，就說有關某在一日，叫他休想侵占荊州。

呂 蒙 （厲聲地）那麼，將軍死後呢？

周 倉 （立即昂然答道）家父死後，還有周倉，有周倉在，仍舊休想侵占荊州。

關 羽 （佯怒，而變色離坐，趨周倉前，奪下偃月刀，假裝恐嚇地叱道）國家大事，哪有多嘴的！還不快快下去！

周 倉 ……

（周倉會意，疾步下石級，走向岸邊。這時呂蒙示意甘寧，欲有所動。）

（已看出呂蒙的神色，忙佯醉挽魯肅右臂，踉蹌而謙恭地）適才關某聲明再三，不善飲酒，魯大夫還不相信；如今果然醉了。醉後難免有失言的地方，還望魯大夫特別原諒才好。現在時候已經不早啦，關某就要告辭回營，魯大夫請不必遠送了。（說着已半推半扶地走下亭階，向岸邊行。）

魯 肅 （無以爲措，只好拉住關羽袍袖挽留道）將軍不飲酒，談談也好，何必急急就去呢？

關羽 改日關某再在荊州備宴，邀請大夫和兩位將軍作傾心之談；今天，原諒關某不能

奉陪了。（言次已走到岸邊。）

呂蒙 （見狀焦急，趨前拉關羽右臂道）關將軍且慢走，必須答應了歸還荊州之事才能回去。

關羽 （用力擺脫呂蒙，而以偃月刀向魯肅面上晃動，以示恫嚇地）荊州的事，等下次見面時再作商量，魯大夫同意嗎？

魯肅 （已大驚失色，欲擺脫關羽臂而不能。遂顫慄地道）好好……將軍自便。（說時一面以左手向背後搖揮，示意制止呂蒙等行動，蓋其生命尚繫於關羽之手。）

甘寧 （忍無可忍，拔劍向關羽道）既然來啦就休想再走。魯大夫答應你『改日商量』甘寧的寶劍是不答應的。

魯肅 （急制止地）甘將軍不要無禮。

關羽 （以刀柄按甘寧劍，以刀梢抵魯肅胸，勃然怒喝道）荊州乃是大漢的土地，豈許你等叛臣賊子所霸占？

呂蒙 （也拔劍出鞘）關羽不要逞強，今天不還荊州，別打算活命！（言次指揮兩廂的伏兵擁出。）

（周倉急拔「關」字旗搖曳，於是幕內有龐大吶喊聲。）

聲音 關平迎接父親回營。

關羽 (向周倉道) 何人講話？

周倉 (向江心張望欣然道) 是關平賢弟帶領了二十隻戰船和兩千水兵前來迎接回營！原來如此。

關羽 (魯肅、呂蒙、甘寧等驚惶之極，忙暗示吳兵制止行動，並注視江心。)

魯肅 (恐懼而謙恭) 將軍既然執意要走，那麼請將軍上船好了！

關羽 (故意指吳兵等問道) 請問魯大夫，這是何意？

魯肅 鄙人特着他們前來歡送將軍！

關羽 (冷笑) 多謝魯大夫的善意！(說罷將刀向後一揮，躍身而下。)

(周倉也隨後執旗下。魯肅甘寧嚇得倒退數步。呂蒙敢怒不敢動。三人呆立良久始轉身到亭前。)

魯肅 (如獲大赦) 鄙人的性命，今天險些兒給兩位將軍送了！

呂蒙 (憤憤) 誰知道他早有準備呢？

魯肅 如今該相信他是「智勇雙全」的英雄了吧？

(呂蒙、甘寧相視無語。)

——幕下——

第三幕

時間：後漢建安二十四年（時魏、吳、蜀三國，已分立）

地點：襄陽（今鄂豫邊境）

人物：關羽——五十八歲，鬚髮灰白，略顯蒼老，然精神尙弈弈煥發。

關平——二十餘歲，英武俊傑，忠勇強悍。爲關羽螟蛉子。

周倉——三十餘歲。

廖化——四十多歲，關羽部下大將。

馬良——六十多歲，關羽部下參軍。

華陀——六十多歲，爲一雲遊天下之儒道醫生。

費詩——五十餘歲，爲劉備部下司馬。

王甫——四十餘歲，關羽部下司馬。

軍探——三十多歲。

老軍——七十多歲，鬚髮已蒼白，老邁不堪。

佈景：關羽休息室。舞台左上首爲出入門。舞台左下首有大窗，窗下置長書案，案之前後有椅。舞台之右首有長炕几及櫈。壁上懸地圖。舞台正面置兵器架。

開幕：老軍正在揩拭兵器。廖化仰面注視右壁上之地圖。

老軍 廖將軍，這裏陽攻下之後，還要打嗎？

廖化 是的。還要取樊城。

老軍 （感慨地）唉！跟隨元帥二十多年了，總沒有看見過他休息一天。如今天子已封

劉皇叔爲漢中王，那麼也該讓他享享福啦！何以又叫他出兵作戰呢？

廖化 （轉身道）奸臣不除，國難未消，恐怕他是不能夠休息的。

老軍 只是他也實在太辛苦了。（言下不勝嘆惜地）

（這時關平上。）

廖化 怎麼少將軍一個人回來了？

關平 家父剛才在城內勞軍安民已畢，現在又去城外視察陣地了。（坐炕几下首）

廖化 元帥這兩天太操勞了，雖然他還是英雄不減當年，可是究竟歲數大啦，精力也很有限，遇着小衝鋒的時候，最好勸他不必親自出馬，要知道，殺雞何須用牛刀呢？漢中王命他鎮守荊州，責任重大，萬一有什麼差錯，我們如何得了呢？

關平 我也曾勸過他老人家，可是，沒有用。他絕不服老，而且他還打算取了樊城，再進攻許都，把魏兵一掃而盡。

廖化 談何容易！

（關羽與周倉同上。關平、廖化忙趨前迎接。老軍爲關羽斟茶後下。）

關羽（坐於書案後之椅上向廖化道）廖將軍，現在請你帶領五千人馬乘勝進攻樊城，關某隨後就來助戰。

廖化我想魏兵已經寒膽，樊城不難取下，元帥這次無須親冒矢石，讓小將前去獨建一功，也好顯顯本領。

關羽曹操奸詐，襄陽失守以後，必定還要遣大軍前來保守樊城。所以，關某派將軍趕快攻其不備。不過，若只靠將軍一人，恐怕力量還是不夠，關某同去，也可以替將軍助助威，才容易取勝。

廖化但願小將此去，能夠旗開得勝，一鼓而下。那麼，就可也不必再勞動元帥了。（言次取了兵器，毅然而去。）

關平父帥也該休息休息了，近來實在太辛苦啦。

關羽（撫鬚搖首道）不要緊。爲父雖然年老，而精神還好。昨天在陣前與那敵軍大將夏侯存交戰，只不過一合的光景，就把他砍落馬下，嚇得其餘的官兵，都紛紛逃命，真是狼狽的很。

周倉父帥的神威凜凜，不但是敵軍官兵畏懼，就是那敵軍元帥曹仁，也嚇得膽戰心驚，落荒而逃。

關羽（得意而笑）哈哈……

關平父帥百戰百勝，天下莫敵，可惜兒輩不及父帥萬一，真是慚愧的很。

關羽只要你們肯努力學習，爲父可以把用兵之道教與你們，將來也好從軍作戰。

周倉今天何不趁我弟兄都在這裏，就請父帥講來聽聽？

關羽好好好。你們坐近些，讓爲父慢慢告訴你們。

關平是。（坐於書案之一端。）

周倉……（坐於書案之前，卽左外側出入門旁。）

關羽（興奮而嚴肅地）你們現在還年輕幼稚，一面固然應當練習武藝，一面還得熟讀兵書，要知道爲將帥者，必須通曉天文，深明地理，率領士卒的時候，要體恤人心。統治官兵的時候，要嚴守紀律。交鋒以前，須先有計畫，運籌戰略，知己知彼，量自己的強弱，察敵人的虛實，乘其未至，而攻其不備，能夠決勝於千里之外。等到臨陣以後，又須有沉着應戰隨機而變的能力。這一切，全是用兵作戰的道理，你們要牢牢地記住才好。

關平（欣喜地）孩兒絕不會忘懷的。

關羽還有，你們應該知道做人的根本，就是：忠、孝、仁、義四個字。所謂「忠」，對國家不可以叛亂；所謂「孝」，對父母不可以忤逆；所謂「仁」對黎民不可以

殘酷；所謂「義」對朋友不可以辜負。爲父因爲雙親亡故，所以無從盡孝，除此而外，自信忠、仁、義三個字俱已作到。記得十九年前爲父在許都的時候，天子賜爲父一張匾額上寫「忠、勇、仁、義」，當時爲父尚不以爲然，如今想來，卻是受之無愧！因爲父對於作戰，實在一生不曾怯懦。不過究竟只能作到忠、勇、仁、義四個字。希望你們將來不但作到忠、孝、仁、義，而且也能作到「勇」字。這樣，才算得頂天立地的好男兒。

（感動地）孩兒只怕不能如父帥之期望。

關平
周倉

（直率坦然地）我們盡力遵父帥的教訓作去好了。何必先說喪氣話呢！

（關羽點頭微笑。這時老軍上。）

老軍

稟元帥，有一位費司馬求見。

關羽

請他進來吧！

（老軍下，領費詩上，關平周倉忙站起立於關羽身後。關羽欠身讓坐。）

費詩

（坐於關羽對面，卽書案外首椅上）關元帥近來好嗎？

關羽

多謝費司馬，關某倒還強壯。只是歲數大啦，越來越不中用了。（言下撫鬚長嘆。）

費詩

說那裏話來。元帥這次出兵不久，襄陽就是一鼓而下，漢中王得到捷報以後，非常

歡喜，立刻便着鄙人前來傳旨，加封元帥爲荊州襄陽九郡的都督。（說着取出詔命遞與關羽）

關羽（接過閱覽，喜形於色地）關某實在愧不敢當。

費詩元帥的謙虛。還有，鄙人臨行之時，諸葛亮軍師囑付轉達元帥兩句話——請問那兩句話？

關羽「北拒曹操，東和孫權」。

費詩這是什麼意思？

關羽軍師說這是保衛荊州的上策。

費詩何以見得？

關羽元帥現在前方抗戰，後方自然不能兼顧，那麼若是東吳乘虛而襲，則荊州必垂手可得。那時，元帥既陷入夾攻之下，漢中王又遙距數千里外，遠水救不了近火。所以軍師以爲，元帥必須一面用緩兵之計，和好孫權，一面集中力量拒曹操，這樣一來，荊州就可以無慮了。

關羽（不以爲然地）軍師的話真是一派書生氣！關某用兵多年，自信還能北拒曹操，東敵孫權。襄陽取下之後，關某已命廖化將軍前往攻打樊城。一但得勝，關某即可直逼許都，掃蕩奸臣。至於東吳，不來侵犯則罷，若來侵犯，關某也只有予

以迎頭痛擊，而絕不願讓步求和的。請費司馬轉達漢中王與軍師，叫他們放心好了！關某如果保守不住荊州，今生就永不再見他們了。

費詩 話雖如此，可是元帥對於荊州方面的防禦工事，總還要準備一下，免得臨時措手不及。

關羽 費司馬所慮極是。關某已經派王甫在沿江上下，或距二十里，或距三十里，選高阜的地方，築設烽火台，每一台，着五十人守望。如果東吳白天進兵渡江，就放烟爲號，夜間進兵渡江，就舉火爲號；這樣，關某可以隨時知道東吳的動靜，隨時予以應付。東吳知我有備，也便不敢輕易前來侵犯了。

費詩 元帥足智多謀，忠貞可嘉；鄙人回去報告漢中王與軍師，讓他們放心好了。（說罷站起告辭）

關羽 有勞！有勞！（送至門口）

（費詩下。關羽尚未坐定，軍探上。）

軍探 （緊張而驚慌地）報告元帥，曹操派大將于禁，率領精兵七千，由樊城反攻而來。先鋒龐德，軍前抬了一具棺木，嘴裏說些不吉祥的話——

關羽 講些什麼？

軍探 他說誓與元帥拚一死戰。現在，敵軍離襄陽只有三十多里路啦，廖將軍招架不

住，大敗而退。請元帥速作定奪。（說罷疾下）

關羽

（勃然大怒，擊案叫道）好大膽的龐德小子！天下英雄，聽見關某的名字，就不寒而慄，你不過村野之夫，竟敢如此狂妄，藐視關某。（向關平）平兒，隨爲父前去給他個殺頭的教訓。（說罷自兵器架上取了偃月刀邁步欲下）。

周倉

（忙攔住道）父帥不可以泰山之重，與頑石爭高下。還是讓孩兒與兄弟前去代戰那村野之夫吧。

關平

兄長的話不錯。宰雞何須用牛刀？區區龐德小子，怎麼值得父帥親自出馬？父帥不必急躁，等我們先去給他個厲害瞧瞧再講。

關羽

（怒氣不息地叱道）不許多話。（向周倉）好好在此鎮守城池。（言次疾下）

（關平忙執兵器緊追而下。周倉無可奈何地看着他們去後，站坐不寧。這時戰鼓之聲，隱隱可聞。繼而逐漸清晰，且喊殺之聲也能聽見。老軍上。）

周倉
老軍

（焦急不安地踱着。瞥見老軍，忙道）快去請馬參軍來。

（未幾，馬良隨老軍上。）

馬良

（興奮喜悅地）元帥真不愧爲虎將。適才在城樓上觀戰，看見元帥與那龐德交鋒，先前不分勝負，後來元帥大顯神威，把龐德殺得曳兵而逃，元帥提刀追上，

關

羽

陣前兩軍齊聲喝采，老夫也看得發呆了。

周倉（遂也欣然地問道）後來怎麼樣呢？

馬良還不知道呀。因為這裏周將軍喚老夫來，老夫也就沒有再看下去了。請問周將軍有什麼事嗎？

周倉小將本來要同參軍商量，想請參軍在此守城，小將好到陣前協助父帥殺敵，如今既然父帥得勝，小將也就不必再去了。參軍儘可以去繼續觀戰，小將在這裏敬候捷報。

馬良唔，原來如此。（言次欲下。）

廖化匆匆與馬良迎面而上，幾乎撞個滿懷。馬良忙止步退至室中。周倉驚懼失色。）

廖化（不及向馬良道歉，張惶地說道）周將軍快快上陣。

周倉（恐怖地）父帥怎麼樣了？

廖化被龐德暗放冷箭，射中元帥的左臂，而他還不肯退陣，堅持要向龐德報仇。現在元帥正帶傷交鋒。令弟恐怕元帥有失，領兵打龐德的左翼，同時請周將軍快去打龐德的右翼；兩下圍攻，龐德縱然有翅膀，也難逃脫的。

周倉那麼，請廖將軍在此守城。（說罷取武器急下。）

馬良 這樣說，那龐德剛才明明是詐敗了！

廖化 是呀。元帥以爲他怯戰而逃，所以緊追不放，誰知道中了龐德之計。

馬良 （憂形於色地）這麼一來，荊州危險了！

廖化 （驚訝地）爲什麼？

馬良 現在孫權派呂蒙屯兵陸口，窺視荊州動靜。呂蒙爲人奸詐，若是知道元帥受傷，

他必乘機攻打荊州；那時候，元帥前後不能兼顧，荊州豈不就危險了嗎？

廖化 （焦急不安地）以參軍之見，目前應當怎樣呢？

馬良 老夫與諸葛亮軍師意見相同，就是採取緩兵之計，向孫權表示和好。不過，元帥絕不會聽信這種話的。那麼只有勸元帥暫回荊州療傷，等痊癒以後，再來抵抗曹操。

（這時戰鼓聲漸隱沒。老軍匆匆上。）

老軍 （慌慌張張地）元帥回來了！元帥回來了！

廖化 兩位少將軍呢？

老軍 也回來了。看情形元帥的兩隻手臂全受了傷。

（馬良廖化正欲出迎，關平周倉已扶關羽上。）

馬良 嚟呀，元帥辛苦了。

關羽

關羽（就坐於書案後之椅上，欣然毫無痛苦的樣子）沒有什麼。不過，龐德小子的一箭之仇雖然報了，如今又加上曹仁小子的一箭之仇，少不得也要還給他一刀。

廖化 怎麼？元帥的右臂又受了傷嗎？

關羽 是的。關某殺死龐德之後，敵軍大敗，我軍看看就要臨近樊城，誰知曹仁小子，在城樓之上，發箭射擊，於是關某的右臂又受了傷。

馬良 那麼，元帥目前養傷要緊，戰事最好暫且按兵不動。

關羽 些許小傷，沒有關係。平兒，找一塊布替爲父包紮起來好了。

關平 是。（以布爲關羽包紮。）

周倉 適才衆將官看見父帥受傷，恐怕一時不能出征，想請父帥先回荊州療養，這裏由孩兒和廖將軍鎮守，等父帥痊癒以後，再來與曹仁決一勝負。

關羽（勃然變色向周倉叱道）胡說：取樊城就在眼前，取了樊城正好長驅而進，直搗許都，掃蕩賊寇，而後統一漢朝天下，怎麼能爲些許小傷，貽誤國家大事呢？

馬良 其實，元帥到荊州看看也好，萬一東吳有所蠢動，只要聽見元帥在那裏，他們就不敢了。

關羽 參軍放心，荊州方面關某已有準備，萬無一失。（復向周倉道）倉兒快去傳令三軍，今天休息一日，明天繼續作戰，叫他們不要存懈怠之心，否則定然斬首問

罪。

周倉 遵命！（唯唯而下）

關羽 （傷已裹好，運用如常，欣然向馬良道）參軍，有興趣和關某下幾局象棋麼？

馬良 元帥兩臂帶傷，還是休息休息少勞動的好。

關羽 這樣正可以使關某忘記疼痛。平兒，去伺候棋盤。

關平 是。（欲加阻止，又不敢啓齒，只好將棋盤陳設書案上。）

廖化 元帥既然不去荊州，那麼小將到外面請個醫生來替元帥療治吧。（說罷下。）

關羽 （笑向馬良道）關某今天在戰場上殺了曹操的大將，參軍可不要在棋盤上奪去了

關某的大將呀！

馬良 豈敢！豈敢！老夫昏庸，恐怕絕非元帥的敵手。

關羽 參軍太客氣了。

（於是二人開始對弈。聚精會神，室內寂然無聲。關平搔首抓耳，徜徉踱步，時而看看關羽，時而搖頭嘆息，莫可奈何，焦慮不安之至。此際，廖化偕華陀上。）

廖化 （欣喜欲狂地疾步趨關羽前）元帥！元帥！

關羽 （正用心下棋，不堪擾亂而制止地）噓！

關

羽

廖化（頽然長嘆）唉！

（華陀佇立一端注視關羽，而關羽旁若無人，只專心下棋。廖化向關平耳語後，關平躊躇趨向關羽。）

關平（終於鼓着勇氣道）父帥，廖將軍請來了一位醫生！

關羽（唔，唔！（仍然目不斜視，只注意於棋盤。）

關平（焦急無奈，以目示意馬良。）

馬良（明白地點首。立即向關羽道）元帥，停一停吧！廖將軍請來醫生啦。

關羽（才抬頭瞥見華陀，忙站起道）唔，失禮！失禮！

馬良（先生請坐。（以己位讓華陀，改坐於炕几下首。）

廖化（喜悅而興奮地）元帥真是吉人天相，小將剛才出去，找遍襄陽城內，都沒有一個

能夠治療箭傷的醫生。正在着急的時候，恰巧這位先生向小將探問元帥的住處，原來就是譙郡的神醫華陀先生，因為聽說元帥受傷，特從江東趕來為元帥治療的。

關羽（感謝地）噯呀，關某何德，敢勞先生如此厚愛！

華陀（久仰關元帥蓋世英雄，德高望重，貧醫敬佩非常。聽說貴體受傷，所以特來探望。現在就請元帥把手臂解開看看。）

關羽 好好好。（站起向外走些。）

華陀（省視撫摸後道）左臂傷輕，沒有關係。右臂青腫，看來定是中了毒箭；而且已經傳毒入骨，若不早早的治療，恐怕將會變成殘廢的。

關平（大驚失色）那麼，先生有方法治嗎？

華陀 方法倒有，只恐元帥害怕。

關羽（不禁笑道）大丈夫出生入死於戰場數十年，槍、刀、劍、戟尚不懼怯，如今先生不過爲關某醫治手臂而已，何怕之有？請儘管採取任何方法，不必顧慮。

華陀（佩服地點首道）既然如此，請元帥坐在這裏。（指案頭，關平忙移椅讓關羽坐下）拿一塊手巾把元帥的眼睛蒙起，然後開刀割刮骨頭上面的箭毒，再敷上藥，縫住傷口，不到幾天就可以好啦。

關羽 這有何難，請先生只管動手。無須蒙住關某的眼睛，讓關某還繼續同馬參軍下棋好了，平兒，去斟一杯酒來，與爲父助興。

關平 是。（斟酒置於案上。）

馬良 先生請小心用刀。（只好收拾棋盤，仍坐於書案前面椅上，準備與關羽繼續對弈。）

華陀 知道了。（向關羽道）元帥請鎮靜忍耐，疼痛一點是不要緊的。

關羽 哈哈……，關某視死如歸，疼痛一點算不得什麼。（向馬良道）參軍，我們來再接再勵。

馬良 老夫奉陪。

（關羽與馬良下棋，飲酒。華陀取刀爲關羽割臂，血流如注，而毫無痛色，旁觀者關平，廖化等莫不驚懼咋舌，掩面失色。）

關羽 （只聚精會神以左手下棋，似不知有割臂事，且笑向馬良道）參軍的大將快被關某擒住啦！

馬良 老夫現在只有盡力出兵救駕囉。

關羽 （俄頃，忽而狂笑道）救駕可也來不及了！哈……。

（這時華陀已經敷好藥，包紮完畢。）

華陀 元帥請抬起右臂，試試疼痛如何？

關羽 （站起抬臂）不痛！不痛！先生真是神醫。關某明日又可以上陣殺敵了。

華陀 （無限敬服地）元帥真不愧爲英雄豪傑。像這樣割骨療傷的痛苦，竟然若無其事，安然下棋，確非一般人所能夠。不過，箭毒如今雖已消去，而創口還需一百天才可以復原。請元帥千萬珍重，不要多勞動，不要發怒，最好暫且靜心休養，等痊癒以後再去殺敵作戰。

關羽 多謝先生相救，所教各點，關某謹當牢牢記住就是。（向關平）平兒，去拿一百兩銀子酬勞先生。

關平 是。（欲去，被華陀阻止。）

華陀 且慢。貧醫爲愛慕元帥高義，所以才自動前來效勞，並非爲酬報而來，請元帥不必客氣。

關羽 先生的盛情，關某真是感激不盡。既然不收餽贈，那麼平兒，傳令下去，預備上好的酒宴，款待先生。

關平 遵命。

（關平尚未走出，適周倉王甫匆匆上。衆知不妙，但阻止不及。）

王甫 （緊張地）報告元帥，東吳水軍都督呂蒙，昨夜率兵佔領荊州。

關羽 （驀地跳起道）爲什麼不抵抗？

王甫 敵軍兇猛，我軍勢孤，寡不敵衆，所以只有退出城外扎寨。

關羽 烽火台爲何不放信號？

王甫 事先敵軍假扮客商，混過潯陽江，直達北岸，停泊江邊，到夜晚兩更時候，一齊動手，把烽火台的守兵完全捉去，於是沒有人再放信號，便猝然直抵荊州；又利用那些守兵賺開城門，讓敵軍蜂擁而進。我軍因爲不及提防，犧牲不少，好在多

數將官都已經退出來了。

關羽（怒不可遏地取刀大叫道）呂蒙這樣無理，詐取荊州，關某若不殺死他，誓不爲人！

馬良元帥不必着急，請坐下來好好商量個應付的辦法。

關羽事不宜遲。（向周倉道）倉兒隨爲父前去收復荊州。平兒同廖將軍在此鎮守襄陽，暫且按兵不動。（說罷就衝往門口。）

關平（忙阻止道）父帥請慢走。華陀先生不是說過，父帥的傷口必須靜養一百天才能復原。如今剛剛割骨療治，怎麼可以就去作戰呢？

馬良荊州既然已經失守，元帥不如一面在此安心靜養，一面調整軍馬，重新訓練，等元帥的傷痊癒了，再去反攻，勝利必屬於元帥。

廖化元帥這樣草草而去，前方人馬已經不甚充實，然則既敗不了呂蒙，也取不回荊州。而且這裏曹仁見元帥不在此，必來侵犯，小將等若是攻敵不下；元帥陷於前後圍困，進退兩難，那時候豈不要束手待斃了嗎？

馬良以老夫看來，目前，元帥養傷第一，派人往西蜀請求救兵第二，除此而外，別無良策。

關羽（衆人相勸之際，似被說服，可是繼而又咬牙忿怒而悲痛地道）荊州失守，關某

有何面目向漢中王請求救兵？關某立志已定，寧願戰死疆場，也不能羞辱苟生。
(言次毅然奪門而出。)

(周倉隨之下。衆人驚懼、恐慌、面面相覷而不知所措。)

王甫 (突破沉默地向馬良道) 就請參軍到西蜀辛苦一趟吧！沒有救兵，恐怕元帥是很難取勝的。

馬良 (驚覺地) 那麼我就去啦。(急下)

華陀 (目睹關羽情景，感佩無極，遂不禁贊嘆道) 果然是天下奇有的神威大將！

——幕下——

關

羽

五〇

第四幕

時間：距第三幕數月後

地點：麥城（今湖北當陽縣東南）

人物：關羽

關平

周倉

廖化

王甫

趙累——三十多歲，關羽部下大將。

孫權——五十多歲，狡猾陰險，常欲獨攬天下大權，故自立爲王，以遂其爭權奪利之心願。

諸葛瑾——五十多歲。諸葛亮之兄。孫權部下一謀士。

呂蒙——四十多歲。

老軍

軍探

吳兵

佈景：麥城城樓。舞台爲正面長扇格子窗門。門外有甬道，也就是城牆走廊。磚砌之垛口，凹凸可見。舞台中置一方桌，四方凳。舞台左有茶几，兩邊有椅。舞台右設兵器架。

開幕：門開着。趙累在室內焦灼地踱來踱去。王甫坐於方桌左首托腮沉思。隱約可聞戰鼓聲，趙累時而向門外張望。

趙累（憂慮地）襄陽失守，曹操孫權夾攻元帥，元帥右臂帶傷，如何抵抗得了！

王甫聽說元帥的手下將士，多半在中途逃回荊州去了。因爲呂蒙以優待他們的家屬而誘惑他們，使得他們都不願作戰啦！這種情形，多麼地危險？西蜀的救兵再不來到，我們豈不是要走頭無路了嗎？（言下長嘆。）

（這時人馬嘈雜聲近。）

趙累（驚惶不安地）不得了，恐怕是元帥敗下來了。（說罷走出，伏城垛口向下看）

聲音（幕內發出，緊張焦急地）元帥在此，快快開城！（老軍佝僂着疾步上。）

老軍元帥大敗而來，身邊只剩下五六百老弱殘兵了。

王甫（向老軍道）快去開城迎接元帥。（亦至垛口伏視。）

老軍是。（下。）

趙累 果然如此，真要困死麥城了。

（關羽上，形極狼狽。關平周倉隨在後面。趙累、王甫迎讓進室。關羽坐於茶几外首桌上。老軍與之斟茶。關平，周倉，趙累，王甫分坐於方桌之四面。）

關羽 （倦怠與懊喪地向趙累道）麥城原有多少人馬？

趙累 大約不到一千。

關羽 （向關平）那麼，去叫那些殘兵敗將暫且休息。讓這裏原有的兵士嚴守四門，不許隨便開城。

關平 是。（下。）

王甫 元帥的右臂已經復原了嗎？

周倉 哪裏，創口迸裂幾次，還常常地流血，父帥又不能休息，恐怕一時很難痊癒。

關羽 （昂然氣忿地）荊州尚不能保，要這右臂何用？恨不得一刀砍去！

王甫 元帥不必如此，麥城雖小，還可以固守。馬參軍已去西蜀很久，恐怕救兵也快到啦。目前元帥只有一面休息等候，一面再徐圖破敵的良策。

關羽 馬參軍去西蜀請求救兵，路途遙遠，恐怕一時難以到達。因此，關某前天又命廖將軍就近往上游劉封那裏求援，大概今天就可以回來了。

（這時外面戰鼓鑿鑿，喊殺喧天。關平匆上。）

關平 呂蒙已經率領大軍追來，麥城四門現被敵軍團團包圍；上庸救兵若再不趕到，我們怎麼得了？

關羽 （咬牙切齒地擊案道）呂蒙呀！呂蒙！關某活着不能殺你，死再同你算帳。

趙累 上庸守城官劉封，是漢中王的義子，想來不會不發救兵的。請元帥暫且忍耐，着急也是沒有用的。

關羽 （向周倉）去叫四門守城兵士，一齊向敵人放箭射擊。

周倉 遵命！（急下。）

關羽 （站起憤慨地）關某作戰一生，每戰必勝！今天何以敗到如此地步，真是天——絕——關某。

王甫 軍人作戰，勝敗常事。元帥何必這樣灰心？

關羽 （感嘆地）並非關某灰心，實在計窮力竭，已經到了走頭無路的境況了！（這時戰鼓喊殺聲漸遠。）

周倉 （匆匆上）父帥，現在敵軍已退下五里。敵軍中有一個叫諸葛瑾的，說同父帥相識，有話和父帥商量，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放他進城？

關羽 （沉思少頃道）放他進來吧！

周倉 是。（下。）

關平 上次討荊州的就是他，如今荊州已經占去，又來作什麼呢？

關羽 也許是前來講和。

王甫 若真是來講和，那麼元帥預備怎樣辦？

關羽 （毫不加猶豫地）除非將荊州歸還，休想講和。（周倉領諸葛瑾上，衆人起迎，讓諸葛瑾坐於茶几外首。關羽坐於方桌上首。關平周倉分立關羽身後。王甫趙累分坐於方桌外首與右首。老軍斟茶後退立門外。）

諸葛瑾 關元帥別來無恙？

關羽 關某倒還好。只是朝內強寇猖狂，關某不能衛國安民，愧爲漢臣，心中實在是悲憤的很。（言下極盡譏刺。）

諸葛瑾 （面呈慚色）「衛國安民」，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能作到。關元帥欲伐魏，必須聯合東吳，否則，孤掌難鳴，白費精力。

關羽 （冷笑地）諸葛先生，來此莫非作說客麼？

諸葛瑾 （一驚，須臾又復鎮靜地）不然。鄙人此來，一則問候元帥；二則爲元帥和我主吳王作伐，結成秦晉之好，以便將來互相提攜，共同破曹。

關羽 （正顏厲色地道）這是什麼意思，關某不懂。

諸葛瑾 聽說元帥膝下有一位令愛，非常美貌，而我主膝下又有一位公子，也很聰明；假

如兩家聯姻，豈不甚好？所以鄙人特來爲媒介，不知關元帥意下如何？

關羽

（勃然怒叱道）胡說！關某之虎女豈肯嫁給犬子？

諸葛瑾

其實，不過借聯姻而求兩家和好罷了，關元帥忠心愛國，難道不想同心協力共扶漢朝江山，統一天下嗎？

關羽

（冷笑）嘻嘻！孫權勾結曹操，乘虛侵占荊州，夾攻關某，此仇深似海，關某恨不得「食其肉寢其皮」；哪裏還談得上「和好」二字？更講什麼「共扶漢朝江山，統一天下」？諸葛先生莫非欺侮關某是三歲小兒嗎？

諸葛瑾

哪裏，鄙人以爲元帥目前被困麥城，內沒有糧草，外沒有救兵，進退無路，危在旦夕，倒不如趁早歸順我主吳王，既可以保全家眷，又可以重回荊州。自古道：「識時務者爲俊傑」。關元帥何必這樣固執？

關羽

（厲聲斥道）關某一生只知道忠於國家，忠於上司。我主漢中王乃漢室宗親，待關某如同手足弟兄，關某雖戰死沙場，也不能背義投降那強霸陰險擅立爲王的好臣孫權。請諸葛先生休作此想，關某誓必伐魏滅吳，統一大漢天下而後止。

諸葛瑾

（站起道）關元帥不聽鄙人相勸，恐怕將來要後悔不及了。

周倉

（忿然拔劍向前道）住口！

關羽

（急攔住周倉道）看在他弟弟諸葛亮先生面上，饒了他吧！（向諸葛瑾）快快回去，

告訴孫權，就說關某決意收復荊州，絕不妥協。

諸葛瑾（羞愧而膽怯地）是！是！是！（倉惶而下。）

關平真正是不知趣的東西！

（這時廖化匆匆上。）

關羽廖將軍從上庸回來了嗎？

廖化是。

關羽救兵怎麼樣？

廖化（喘氣不已地）上庸守城官劉封，無禮之極，說是以一杯之水，不能救一車薪之火，所以堅持不發救兵。小將雖叩頭請求，也不為感動。看來恐怕他是有意謀反。

關羽（切齒地）好混帳的小子呀！

關平（憤怒不過地）既然如此，孩兒就去上庸，把劉封殺死。然後，再帶領大軍前來援救父帥。（言次奮然欲出。）

關羽（忙制止地）劉封不義，是他的罪過。你如果殺他，將來怎麼對得起你的伯父？那麼，難道就這樣束手待斃嗎？

王甫（擺首嘆息道）恐怕即令姜子牙再生，也是無計可施了。

趙累 如其在這裏被困而死，還不如趁此黑夜，突圍出城，逃到西蜀去。

廖化 這樣，也許中途還會遇見馬參軍遣來的救兵。

關羽 (思索後決定地道) 嗯，現在也只有這一條路了。(說罷走出向城垛下伏視) 北門外敵軍很少，平兒快去問問本地居民，北門外的地勢如何。

關平 是。(下。)

關羽 但願此路可通。(又走進室內。)

王甫 只是，又免不了一場遭遇戰。

關羽 拚將一死而已。

關平 (匆匆上) 出北門有一條偏僻小路，直達西蜀。另外也有一條大路可通，只是太遠了些。

關羽 那麼，就走小路吧！

趙累 小路一定有埋伏。

關羽 事到如今，也顧不了許多啦。(向關平) 平兒，快去傳令衆將官，準備突圍出城。

關平 是。(疾下。)

關羽 (向周倉道) 倉兒留此，同王司馬保守麥城，不許擅自行動。處處要聽從王司馬的指揮。

周倉 孩兒隨父帥出征多年，向來未曾離開過。今日父帥一人前去，孩兒實在不放心的很。

關羽 (慰勉地)有平兒隨爲父也就夠了，保守麥城便是你的職責。好好地協助王司馬，努力禦敵，盡忠報國。(復向趙累道)請趙將軍帶領二百人馬斷後路。廖將軍與平兒隨關某帶領三百人馬打先鋒。這裏原有的人馬仍舊留守麥城。
小將就去調動人馬。(說罷取兵器同下。)

關羽 (目視周倉王甫戀戀不捨地)好吧，但願後會有期。

王甫 (沉痛地)元帥此去，千萬珍重，我們在這兒誓與麥城共存亡，絕不屈辱降賊。請元帥放心。

周倉 (不禁撲向關羽懷中哭道)父帥……

關羽 (慈祥而嚴厲地)大丈夫不許流淚。(拍拍周倉的肩後，執刀昂然下。)

王甫 (周倉王甫送至門外，復伏視城下，良久始回到室內。繼而戰鼓聲喊殺聲又起。)

周倉 (焦慮地)恐怕元帥已經和敵軍發生遭遇戰了。
(急忙佇立門首眺望)噯呀！北邊紅光冲天，必是敵軍火攻。父帥人少，右臂又還帶傷，怎麼抵擋得住？

王甫 而且，小路必有埋伏，元帥此番恐怕難以脫身了。(不安地踱着。)

（戰鼓喧天，老軍慌慌張張上。）

老軍

（恐慌地）不好啦，王司馬，剛才軍探報告，元帥出北門走不到四里路，敵軍就追殺上去，把元帥和少將軍緊緊地圍住。趙將軍死在亂軍之中。兵士陣亡很多，現在只剩下幾個人啦。幸虧廖將軍突圍脫身，已經往西川迎取救兵去了。

周倉

（拍案絕叫道）父帥完了！父帥完了！（情不可抑地執刀欲出。）

王甫

（攔住道）將軍到哪裏去？

周倉

出城救父帥。

王甫

元帥有令不准將軍隨便行動。將軍此去，若是麥城失守，將來何以見元帥？況且將軍一人也不能抵抗幾萬敵兵。所以將軍欲全忠孝，只有堅守麥城，才是爲臣爲子之道。

周倉

（懷喪地坐下）然而，父帥有難，叫周倉如何能夠忍心袖手旁觀呢？

王甫

沒有辦法，只好各盡職責。

周倉

（天空微微發亮，喊殺聲愈發響亮。）

周倉

（走出張望後進室）北方沒有紅光了，只見大隊人馬向這裏走，大概是敵軍追不上父帥，全都退回來啦。

王甫

（似祈禱似自語地）但願元帥已經脫險。

（軍探疾步上。）

周倉（急問）有什麼消息嗎？

軍探元帥好容易突出重圍，且戰且走，誰知道剛到決口，兩邊山窪裏，蘆葦叢中就擁出許多伏兵，把元帥騎的赤兔馬絆倒，捉住了元帥。剩下少將軍一人，不能取勝，也給敵軍俘虜去啦。現在敵軍正往城下進攻。（下。）

周倉（愕然無語，終於拔劍自刎）……

王甫（大驚）周將軍！周將軍！

軍探（匆匆地走進）請王司馬趕快逃走吧，敵軍已經進城啦。

（戰鼓聲止，嘈雜聲起。）

王甫（淒然撫周倉屍道）大丈夫寧肯殉身；而不可失節！（言次也拔劍自刎而死。）

老軍（驚叫）王司馬……

軍探（着急地）快走吧，老頭子！還在這裏幹什麼？

老軍（悲痛地）上哪裏去呢？

軍探逃命去呀！

老軍唉！堂堂王司馬周將軍尚不惜一死；你我不過小卒而已，還有什麼值得吝惜的？倒不如大家盡忠而死，也落得個名標千古。（說罷毅然躍身跳下城去。）

軍探（被感動地）等一等，老頭子，我們一道去。（走向城垛欲跳——）

（這時吳兵數人上，一把扯住軍探。）

吳兵 上哪兒去？

軍探（看看吳兵憤恨地）上枉死城去。（仍掙扎往下跳。）

（吳兵撻打軍探，適孫權、呂蒙、諸葛瑾上。）

孫權（制止地叱道）住手！不許傷害他。（說着走進室內。）

吳兵（把軍探扯至孫權面前）我們並沒有傷害他。因為剛才他要墮城自殺，我們把他救下來了，他還不服。

孫權（向軍探）你為什麼要自殺？

軍探（昂然道）不願意作奸臣的俘虜，所以寧肯盡忠而死。

孫權（贊嘆道）真不愧為關家軍。

（這時關羽關平被縛垂首上。）

軍探（瞥見關羽卽匍匐向前悲聲道）元帥！周將軍，王司馬剛才都自殺了。（說時指周倉、王甫屍。）

關羽（悲痛欲絕地）死——得——好——。

關平（不禁失聲而哭）呵，兄長……

關羽（昂然厲聲叱止道）哭什麼？生爲漢臣，死爲漢鬼，大丈夫正當如此。

（關平只好拭淚止哭。孫權忙與關羽解去繩索。）

孫權 關元帥請坐！（自己坐於茶几外首。）

關羽 ……（默然無語，坐於茶几裏首。）

（關平立關羽身後。諸葛瑾坐方桌左首，呂蒙坐方桌右首。）

孫權（和平謙恭地）孫權久慕關元帥乃蓋世英雄，忠勇仁義，故而很想高攀，結成秦晉之好。誰知不蒙同意，真是遺憾非常。孫權原以爲關元帥所向無敵，却不料也有敗於東吳之一日；關元帥現在總該服了孫權吧？（言下不勝驕傲的樣子。）

關羽（羞憤滿懷，怒不可遏地厲聲道）關某不過誤中你們的奸計，才有今日之敗。雖死，也不能服你的。

孫權（仍舊和顏悅色地）關元帥豪傑著名，孫權十分地敬愛。今後如果投降東吳，孫權當以上賓相待，共謀伐魏扶漢。未知關元帥意下如何？

呂蒙（急忙阻止道）怎麼大王忘記了嗎？當年曹操待他，不可謂不厚，尙且不能留住，毅然出走，過五關斬六將，終於反恩爲仇。今日主公若再縱虎歸山，則其後患，必更甚於從前。所以還是趁早殺掉的好，免得悔之莫及。

關羽（怒目瞪視呂蒙道）呂蒙小子，既知關某不能與你們這些叛國之徒爲伍，還不快快

執刑？

呂蒙 你以爲俺不敢殺你嗎？（說着拔劍上前欲砍。）

孫權 （喝止）慢着！（復向關羽道）關元帥還請三思。

關羽 （毫不加考慮地）玉可碎而不可改其色；竹可焚而不可毀其節；關某的頭可斷，而志不可移；身可殉，而心不可變。請不必多言，趕快下手好了。

諸葛瑾 關元帥難道不以令兄漢中王爲念嗎？

關羽 （無限憤慨地）關某之所以坦然受死者，就因爲家兄現在西蜀。關某今後雖不能再親身盡忠報國，但有家兄在，不愁他會有一天消滅你們這些亂臣賊子，而匡扶漢朝江山，統一天下。到那時候，關某於九泉之下，也就含笑瞑目了。

諸葛瑾 可是，現在寶眷還在荊州，關元帥不爲別的，也不爲夫人小姐作退一步想麼？何以這樣固執？

關羽 （昂然站起道）大丈夫，向不以家室爲念。關某的妻女，既然陷於你們之手，殺，放，但憑尊便。關某毫不介意。

呂蒙 （厲聲向孫權道）怎麼大王，這不能決定嗎？

孫權 ……（遲疑不決）

諸葛瑾 （感戀而泣地）關元帥，這世界上，果然連一點兒留戀都沒有麼？

關羽 大丈夫視死如歸，沒有什麼留戀的。（向關平）平兒，隨爲父去吧！（昂首走出室外）

關平 是。（隨出。）

孫權 （無可奈何地向呂蒙道）好吧，交給你辦。

呂蒙 遵命。（隨關羽關平下。）

（關羽關平呂蒙相繼而下。軍探亦從容赴義。）

諸葛瑾 （黯然送至門外，感嘆地）可算得忠——貞——節——烈—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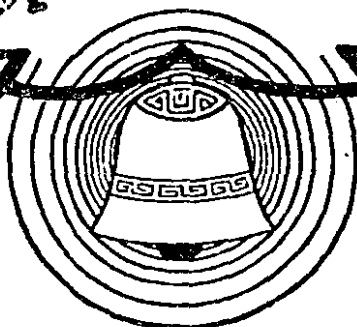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幕下——



華民日報

星級

八月廿二日

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滬三版

現代戲劇叢書

關羽

全一冊 定價國幣一元六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主編者	張道藩
編著者	趙清閣
發行人	吳秉常
印刷所	正中書局
發行所	正中書局

(1916)



民國三十七年 參月 廿四日

4.6
2-3

1.60